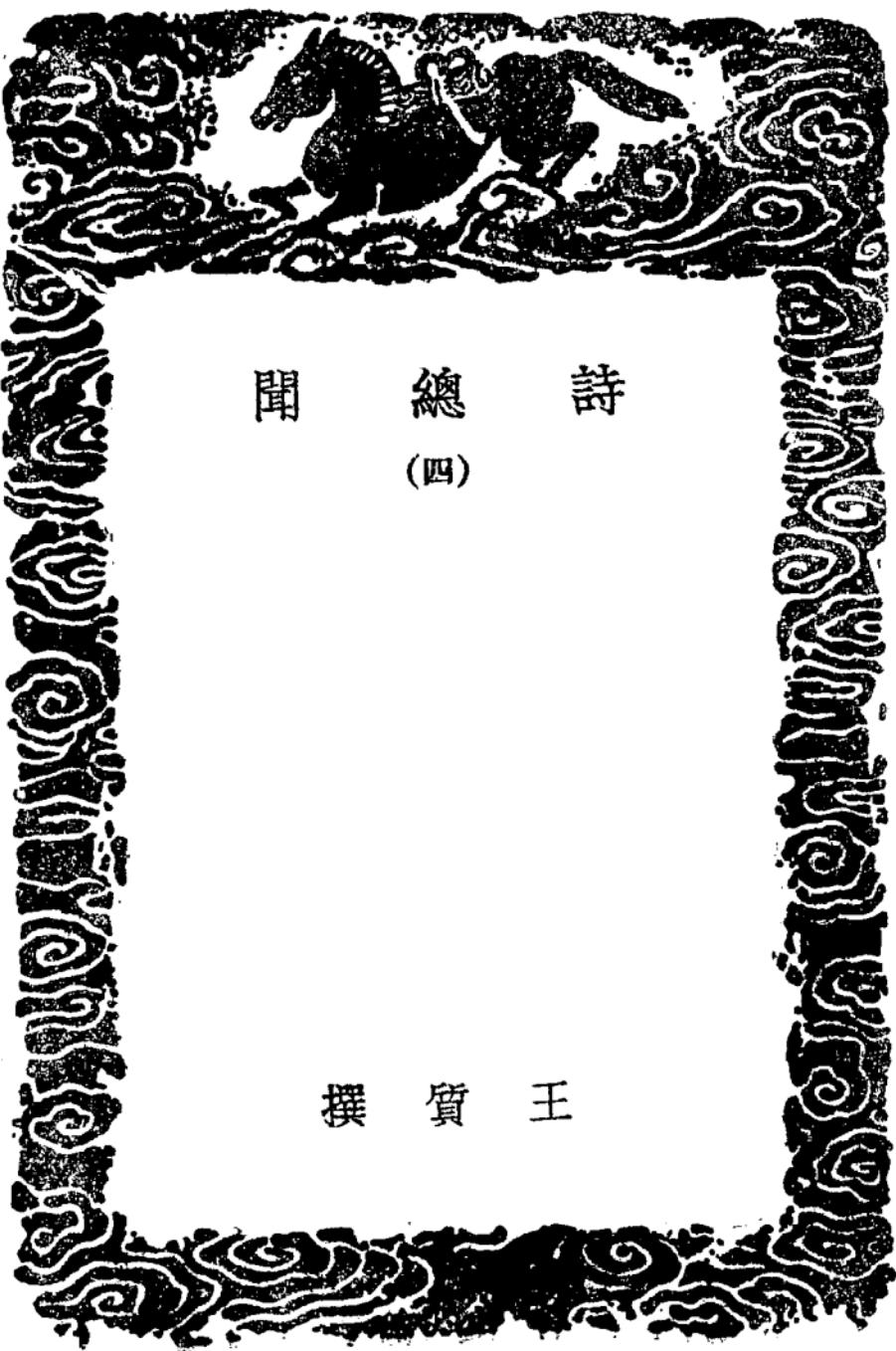


詩
總
聞
四





詩總聞

(四)

王質撰

叢書集成初成初編

(本印補)

聞總詩冊四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王

質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詩總聞卷十七

生民八章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大率推本所從來多曰生民如縣民之初生首二句總起辭以下言后稷所以生也祀禋之時履帝之跡敏歆皆動意也若有相感者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彌月受胎盈月也先生長子也所謂無子方有子也有孕在胎則母肌膚多裂疾病多生今姜嫄無之然不安者以有感而無實居然有子懼爲人所疑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惟其不安所以不敢育也

誕寘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蘡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既長大則有知識自就人求食言猶不肯育也自能就食卽能蘡種言天性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

人疑其不習而自能。故知天相也。今比就食初能之時。又加進也。其母始卽其地成其家。姜嫄有邰氏之女也。當是后稷婚母黨邰城在蘆縣。鄺氏引此詩以爲后稷之封邑。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稷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方任農事。供國祭帝。舜播穀之時也。見書。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瓶以軾。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自后稷未播穀以前。民多阻飢。祀亦不奉。至此始以所登之禾爲祀神之禮。今歲如此。來歲復然。永爲不易之法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帝所歆。歆其臭也。何其臭之信得時。言以時種歛。故其臭多芳也。總以黍稷結郊社。自后稷肇祀。天下之人無罪無悔。至于今皆安。蓋無飢則自饗善也。皆由后稷肇之。此詩兩稱肇祀。言前此未有也。聞音曰。嫄魚倫切。祀養里切。子獎禮切。夙相卽切。育越逼切。達徒對切。害瑕憩切。林自與切。林叶上下四句中之字。各與末之字相叶。但讀句至中之字少止。單舉隘巷平林寒冰則之字自顯去起居切。訏。

盧盧切。哿蒲北切。巖魚極切。穠莫孔切。唪布孔切。道徒厚切。草此苟切。茂莫口切。苞補振切。好許候切。
杼孚鄙切。畝蒲罪切。負蒲猥切。祀養里切。揄夷周切。既而由切。叟所留切。較蒲昧切。烈力制切。時上紙
切。以今單結。

聞事曰。婦人初誕子最難。俗謂之頭生。旣先生而又達。亦表異也。如讀作而古字多用此。不必作形似。
之如羊子之達。

聞字曰。腓肥也。音肥。言字之而肥也。覆擁也。音阜。言以翼而擁也。腓字覆翼倒用。亦下語之法。此詩兩
節最大。一后稷初生。一國祀初肇。兩節俱作如何起辭問之。其下布辭甚多。問而發之。則從容條暢。此
亦下語之法。

聞用曰。肇祀郊祭也。而言郊祭甚略。言社祭頗詳。自浮浮以上。郊祭也。自載謀以下。社祭也。言載謀載
惟者郊祀已畢。

行葦四章本館補錄經文于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醯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殼脾臍。或歌或罿。
敦弓旣堅。四鍛旣鈞。舍矢旣均。序賓以賢。敦弓旣勾。旣挾四鍛。四鍛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既醉八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人臣之辭。君子指王者也。古人醇質未拘。萬年之文。然歸君上爲多。

既醉以酒。爾殽旣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淑。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以下皆嘉告之詞。一攝朋友。先賓也。二錫孝子。次嫡嗣也。三錫祚胤。又次庶嗣也。四及臣僕。又次羣臣也。五釐女士。併及外孫子也。又次外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祚胤。
其類維何。室家之蠱。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臣以女者。下嫁也。

聞音曰。福筆力切。明謨郎切。倣尺叔切。告姑沃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時上紙切。子獎禮切。壺苦俊切。

士鉏里切

總聞曰以酒爲重以食爲輕人之常情又文勢如此則語健而意長若以德爲食韻既叶字亦整然古人措辭常若有更易參差葛覃薄汚我私薄澣我衣私不可以配衣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下不可以配股都人士帶則有餘髮則有旗餘不可以配旗鳧鷺爾酒旣渭爾穀伊脯脯不可以配渭詩多如此亦非有意而然蓋承襲習慣所致也

鳧鷺五章

鳧鷺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穀旣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此必出都城至涇水游觀之間燕飲之際所見者也古禮凡飲必祭先凡祭必有尸涇水出岍頭山入渭安定有臨涇及涇陽縣下章稱沙水旁曰沙稱渚水中小洲曰渚稱灤水外之高者曰灤稱亹山絕水曰亹皆謂涇也大率此詩以涇爲主

鳧鷺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旣多爾穀旣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鷺在渚公户來燕來處爾酒旣渭爾穀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鷺在灤公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公尸之中又其最尊者也待最尊之尸異于以次之尸故稍別其辭不與前後相埒也

鳧鷺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所受之福祿皆今之福祿也願自是以後勿難于錫福言常如今也。

聞音曰沙桑何切莎與娑並以沙得音宜牛何切嘉居何切爲吾禾切下後五切降乎功切亹眉貧切艱居銀切。

聞跡曰亹讀如浩亹之亹水流峽岸若門也浩亹水出西塞至允吾入湟水至上邽入涇水總聞曰有尸必有祝凡此稱酒殽及福祿者皆嘏辭也。

假樂四章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唐諱皆改民爲人民人衆之通稱不必分安民官人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止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先美後勸也君君國王王天下皆當守先世舊法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墮也。

全美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固足爲樂君勸于君之位臣勸于臣之位然後民安于民之所然後爲樂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命彌井切福筆力切友羽軌切。

聞訓曰今以媚爲諂昔以媚爲悅爲愛鄭氏愛也許氏悅也詩兩稱媚于天子其他媚茲一人媚于庶人上下皆通爲美稱也

聞句曰前兩章各三句一叶後兩章四句一叶兩句一叶吳氏以爲或不用韻蓋每兩句爲一讀所以不叶也故談詩不可拘定律

總聞曰此詩皆媚上之辭反覆尋之非苟爲媚者也

公劉六章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稱迺倉迺裹餚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公劉自邰遷豳而終能變舊漸至成邦者非厚何以致之篤公劉以下皆厚之迹也行不敢居居不敢康居有積行有齋此所以相與輯而不散且有光也總言行居之大概也弓矢以下言整旅遷豳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旣庶旣繁旣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韁琫容刀此詩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例而推之胥恐是地名姑臧有擣次孟氏音子如反疑此胥也雖君民雜行而上下有辨者衣服有異也此亦示衆不慢不媠之道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涉陝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此相都也京地名在上郡杜陽漆沮之間所謂京室者也百泉恐卽百澗

篤公劉于京斯依跔跔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此言定居爲樂也。依地名在酒泉。

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此相地料民出軍也周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計二十五人四兩爲卒五卒爲旅計五百人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計一萬二千五百人今計幽民以定卒伍至于三軍而始單則合幽之境盡幽之民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三萬七千五百家也其餘爲羨不知其幾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此賦工取具也皇澗過澗皆者澗名旅密芮鞠皆是地名旅以字爲地名鞠以名爲地名與密芮皆在陰密芮城之間至今鐵器皆精唐邠州貢翦刀火箭之屬厲鍛之餘俗也

聲音曰行戶郎切繁汾乾切嘆他涓切蠟魚軒切舟之遙切京居良切野上與切依於豈切單多涓切有羽軌切

聞跡曰毛氏、皇澗、過澗、皆澗名傍渭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夾澗恐是夾其皇澗鄖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是此澗有歷澗恐是迺其過澗合渭有長蛇水出數歷山山下有歷澗歷者過也恐是此澗又中罕水東會左陽水世謂之西水北出河桃谷世謂之返眼泉此地水勢逆上迺逆也恐是此澗莫得其的

聞用曰舟古篆此彥形蓋在腰之象也父舟輒周虞敦皆然

聞事曰。相其陰陽、南北也。度其夕陽、正西也。此以日景所測者也。周制、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是時已有此制也。總聞曰。觀七月人情如此。則此敢雖勞民所樂從事也。

洞酌三章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餧。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務爲省儉。不爲繁侈也。君子如此。始可以爲民父母。君子恐指公劉。尋詩似是草創之時。遠外之地。而又在公劉之後。氣象相肖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聞音曰。母滿罪切。溉居氣切。

聞事曰。序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凡三詩。公劉則成王涖政。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卷阿則求賢用吉士。猶之可也。此則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尋詩蓋無見。蓋見詩之所述者小。故廣而言之者大。以附合其爲大雅也。如旣醉不見太平。而言太平。鳬鷺不見守成。而言守成。皆有意于附合。今亦猶之可也。而此則不可以不略辨。或者如何爲德。如何爲道德。如何親道。如何饗。道德析爲兩位。親饗別爲兩歧。蓋自先時與後世。開拘儒曲士之門。不知爲序者何人。其遺害未易可言也。

總聞曰毛氏鄭氏洞皆遠也集韻戶茗切中有迴有洞同音各訓迴遠也洞滄也畎迥切中洞寒也胡鑿切中有迴無洞況永切中洞亦滄也醯經涓瑩欽熒三切中一洞滄也一大洞地名一曰水貌如用地名則洞一字單起尤佳當是洞一字不成文故加酌字蓋引四詩三詩皆雙名一詩難單名也細攷用水貌爲長水貌卽滄也寒也

卷阿十章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君子隱地也南風君子出時也卷阿之中南風之際草木茂盛風氣清美而隱居之君子來陳其所言也旣游且歌喜之辭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人君之願欲莫大于心神安且舒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繼世而長先公之遺民有功于君一也又莫大于土宇廣且明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在上而主合國之羣神有功于君二也又莫大于壽考之永且安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無時而不受上天之福有功于君三也君子何負于君而不使之在位乃使之在野今幸其肯來不可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君子又可爲天下之則也。

顙顙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君子又可爲天下之綱也。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止藪藪。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君子又能使多士皆愛上也。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傅于天。止藪藪。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華華萋萋。雌雔喈喈。

鳳凰謂吉士也。梧桐茂則鳳凰來。君子進則多士集。當是卷阿之君子。士望所歸。民情所附。能表率者也。

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今則君子之車。不患不庶。且多君子之馬。不患不閑。且馳。有一于此。不欲多爲之辭。但憑歌導意而已。謂必當誠信相與。久長不替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厚。狼口切主。當口切卬。五剛切望。無方切士。鉏里切使。爽士切天。鐵因切命。彌井切喈。居奚切馳。唐何切。

總聞曰孟子所謂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此來游來歌者雖未必二老而人品相似氣象相似要當如二老者也尋詩他未可以當政使可當而出處進退之節不與游歌相倫太公固及見成王之朝而伯夷來歸之後卒以叩馬而終采薇如孟子之言後世之所取信則此詩當歸文王或述文王之事于成王之時以相諷勸容或有之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也識者更詳

民勞五章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潛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五章皆以民亦勞止爲首辭以惠此中國爲次辭以無縱詭隨爲又次辭以式遏寇虐爲又次辭疲中國之民事外夷之城皆詭隨者有以導上意故暴虐者有以害下民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遠無縱詭隨以謹惄惄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當是此時民旣勞王亦勞詭隨者亦勞故曰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曰無棄爾勞大率此徒本欲邀功生事而爲固位擅權之謀其君亦欲好大喜功而爲夸古炫今之計至于有害而無利有虧而無成則君臣皆弊國家兩亡如晉末帝薛文遇是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敬持己好近賢則王定王休可立致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憯。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戎雖小子。言少年也。而所圖甚大。所謂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者也。責之辭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繙繙。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王貴汝之器。故用汝之謀。至其敗事。則雖貴汝而不得言。必至于誅戮。勸之辭也。我是以諫止王。汝無
以我害汝。而讒我也。亦防小人爲後患也。

荀氏曰。明謨郎切。惄尼猶切。國越逼切。泄以世切。大持計切。易以光大也。與際叶中未大也。與歲叶未
光大也。與未叶光大也。與外叶太玄亦然。吳氏以安爲於連切。殘爲財先切。如今音自可叶。諫九輦切。
荀氏、左氏皆作簡古。簡讀如蹇。

總聞曰。此小子卽板之小子也。是用大諫兩詩皆言之。民亦勞止。亦下民卒殫之意。惠此中國。亦曾莫
惠我師之意。以謹繙繙。亦無爲夸毗之意。而式弘大。亦憲憲泄泄。譴謔躊躇之意。無俾正敗。無俾正反。
亦勿以爲笑之意。大率相同甚多。恐是其作同出一人。所指亦爲一人。但此詩辭簡而肅。板詩辭周而
和也。

板八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殫。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大率詩人之人情人事。多託天爲辭。板板猶鬱結而不舒。人情如此。可見其病也。見民之病口爲美言。

而身爲淺謀，靡聖以下。言非王如此自恣也。以不誠爲誠，所以發汝之淺謀。我不忍坐視而諫止也。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天乎，人以爲勢方危，而汝情悅人以爲勢方動。而汝情舒，汝纔發善言，即可安疲民也。曉之辭也。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躊躇。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必所任之事不同，而所聯之位則近。我就汝爲謀，欲使汝免禍。而汝反出多談，言設辭，相沮也。責之辭也。我所言人莫不服，而汝獨發笑。政使我不足采，亦芻蕘之流。先民豈肯棄也。言發笑見輕也。亦責之辭也。

天之方虐，無然謳謳。老夫灌灌，小子蹠蹠。匪我言耄，爾用憂謳，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乎，王方任汝而虐民。汝不可以爲喜也。我以老年，故款以告汝。而汝以少年，反躍以驕我也。亦責之辭也。非我年耄而言錯亂，汝以憂爲喜。多則將熾盛，雖我亦無由救藥。言今尙可，亦責之辭也。

天之方儕，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殷，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乎，王方任汝而反怒。善言汝不可更以柔相順也。他日終至于迷，則善人皆如尸而不復言。及今未甚，善人尙肯略言也。亦責之辭也。民如此受苦，誰敢揆度其所以然者？言不敢預此事也。所以蔑資而莫肯惠衆者，皆不敢預此，而無與共謀者也。亦責之辭也。

天之牖民，如壠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日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天乎王之導民非難如壇籩如圭璋取攜則立至言上欲定民害不舉意舉意卽見效矣勸之辭也汝不可以攜壇籩圭璋爲徒重我手也如屬民必變心王攜壇籩則可以誘民和攜圭璋則可以誘民莊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汝勿謂有藩垣屏翰懷我德而不敢動又有同宗以爲固何患乎民言雖虐民而無害不自悛也亦勸之辭也汝所恃如此不可使之壞苟壞則不獨汝有所畏避也言同類皆蹈其患也亦勸之辭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乎王怒可畏汝勿玩而勿恤王變可驚汝勿恣而不顧君恩不可恃少移而不保亦勸之辭也天乎王但未明苟明則與汝所出所往者盡知之王但未旦苟旦則與爾所游所肆者亦盡知之也言不可欺王之昏而無所憚也亦勸之辭也末章以害勸及同類蓋同惡相濟其人雖欲回而其類未必肯回故無獨斯畏之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之辭皆善措意者也

聲音曰難泥沿切憲虛言切輯祖合切憚弋灼切蹠五刀切笑思邀切屎許伊切易夷益切辟匹亦切翰胡干切壞胡罪切明謨郎切旦得絳切衍怡戰切

聞事曰毛氏上帝稱王鄭氏天亦斥王也詩人措辭不如此稱帝稱天皆呼之辭呼而發語陳事也望乃斥王也

總聞曰此老而練少而儻者之辭也終始曲折勸之無怒心無峻語至王則仍有美辭以聖言以明言以旦言斯人其愛君憂國者也

詩總聞卷十八

蕩八章

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訴上帝曰爲邪者民也非我也又訴上帝曰使足爲邪者帝也非我也此商王自解之辭端也天生衆民其命誠難信初雖善終歸惡又自解之辭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嗟之曰彊禦掊克居爾之位任爾之服天生此等倨慢之人汝不欲抑之使衰反長之使興其力也若是尙歸咎于天與民乎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懃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又嗟之曰秉義類者彊禦之徒則怨之采流言者寇攘之徒則親之以祝詛爲常然無極無窮也尙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休于巾國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又嗟之曰以強梁歛怨而反爲德所以不明其實有德者無在後在側之賢人也實有德所以不明者無爲卿之賢者也是故以歛怨爲德也尙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涵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又嗟之曰天未嘗令汝沈酒汝以不義爲法故以沈酒爲當然也晦而飲明而止既過所止則以明爲晦號呼亂神故晝夜易景也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巖于中國草及鬼方

文王又嗟之曰蜩螗時變則寂沸羹火緩則息汝去亡甚近而相化之人尙相從而行其不平之憤自中國達于遠夷犯衆怒之多也尙可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又嗟之曰非天不與汝以時不用舊而喜新故相導至此老成人已往而老成人之法尙存有及此者曾不見聽安得不傾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頗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文王又嗟之曰木之將拔枝葉未凋木根先撥汝已往之鑒在夏之世未來之鑒復在汝之世矣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示之往鑒幸其或改也

聞音曰上辟舊必亦切君也下辟舊匹亦切邪也板上辟邪也下辟法也左氏引此詩杜氏亦然今皆訓邪皆從匹亦詩固有字同意異者此則字意相似不必分也終諸仍切服蒲北切祝周救切國越逼切側莊力切明謨郎切卿墟羊切式失吏切呼火故切夜羊茹切羹盧當切喪蘇郎切行戶郎切時上

紙切舊、巨已切、揭去例切、撥方吠切。

聞跡曰：楚俗多鬼，高宗伐鬼方，卽殷武荆楚，此舉最險遠者言之。

聞人曰：鄭氏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書稱女無悔，老成人常談如此，不必指名也。

總聞曰：商王爲人之詳，見書甚明。所謂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大率其人好責人而不責己，好道非不悔過。祖伊之語與此詩相符。

抑十二章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以其威儀見其德，哲人常事。庶人之愚，不能安于此，亦愚人常事。然賢者之哲而乃愚，亦有戾于此。其時險惡可見，古者被髮佯狂，皆出此時。吳皓齊洋之事可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此哲人所欲告君者也。所告者人也。德行也。大要以敬威儀爲本。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此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迷也。顛覆也。荒湛也。大要以求先王共明刑爲本。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止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止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

用遏蠻方。

此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洒埽庭內也.脩車馬弓矢也.大要以勤夙夜爲本.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此又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質人民也.謹侯度也.戒不虞也.大要以謹言語.敬威儀爲本.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易言語也.大要以惠臣民爲本.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近柔佞也.大要以敬神明爲本.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賤.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愆也.僭也.賤也.大要以報善言.遠頑童爲本.

往染柔木.言縉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哲人之話言皆如此.當順而行之.感人反謂此言爲僭.哲愚各有心.在所以察之也.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王雖曰未知既已抱子蓋其君不爲幼冲也民之不滿者孰早有所知而暮有所成言雖知未能遽成也王若有所知漸進以圖功苟無所知雖欲冀成自不可得也大率欲王知哲愚之當從遠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見其君無所知則我心有所憂憇之于天不以有生爲樂甚憂之辭也不采我之所言而反以教爲虐王心昏塞顛倒如此以爲未知必待旣耄言此時當有所知又何待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吳天不忒回遙其德俾民大棘告爾不爲不久若能聽用則庶幾無悔不然則雖悔無及也故又盡言之今天困我以艱難將速我以喪亡我所取譬不遠維德之隅一喻也如彼泉流二喻也白圭之玷三喻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四喻也莊染柔木言緝之絲五喻也所喻如此憇之于天切不可差忒也爾或回遙民用困急則喪亡不可救也

聞音曰疾集二切告古得切政諸成切叶今汝雖湛樂爲句從弗念厥紹爲句樂魚教切叶紹刑寒剛切叶王大率陽庚兩音多通用兵補茫切虞元具切儀牛何切嘉居何切爲吾禾切言旁紐作孽苟旁紐作格集韻舌逝皆食列切四字無不叶也以矣相叶亦可然吳氏以爲未詳非也讎市又切報敷救切友羽軌切子獎禮切格剛鶴切度待洛切射弋灼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絲新齋切言魚巾切今西人猶作此音否補美切事上止切昭之笑切樂魚教切慘七到切藐眉教切虐宜照切國越逼切

總聞曰。其初歷舉哲人之語言。自於乎小子而下。則已之語也。哲人畏禍。茹言而不吐。我畏義盡情而不匿。當是彼疏此親。彼當用邦無道則愚之法。此當用同姓之卿之法。不但分親。亦當屬尊。尋詩可見。厲王在位四十七年。在彘十五年。計六十二年。方嗣位必少年。此稱小子殆是。

桑柔十三章案桑柔舊爲十六章。雪山自第八章以下合併爲十三章。篇末當有聞章。今佚。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桑柔初苗而未盛也。止可維句。過句則捋采稀疏。言不久也。言民甚病。不可以支歲月也。繼又惄之于天。大率人情無所洩。則惄之于天似怨天非怨天也。聲怨于天。歸怨于人。故天者萬物輸情之所也。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世治見旗旄以爲喜。世亂見車旌以爲哀。此總言亂之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止云徂何往。君子實維。止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當位者不以正固爭。而以默爲事。此厲階所以至今爲梗也。此總言禍之端也。

憂心慄慄。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瘞。孔棘我圉。

此總言已奔走困急之狀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濯所以救熱。用之不善。則反以及溺。我告我誨。爾當善用之。

如彼遡風亦孔之優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贊代食維好

此條舉之事也力民所以作稼穡反不得食而有代食者是力民蓺之而他人食之也如是代食者坐享所奉豈不自以爲嘉則代食爲民之病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贊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此條舉之事也不幸降蟊賊以病稼穡身有所屬力無所施故田卒至于荒則力役爲民之病二也大率禍亂之源皆生于農事之廢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此以下多稱維此維彼維此者欲其爲此也維彼者欲其不爲彼也此秉心宣猷則考其質者彼自有肺腸則使其狂者惟其自有肺腸所以交相譖而不相善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此所見者遠所言者遠彼或覆或狂喜覆狂則不喜遠者也賢者豈不能分別此爲覆爲狂何用犯此畏忌以詒我危辱也言時不可正言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此懷良心者旣不求亦不進彼懷忍心者旣加顧又加復旣愛忍心則必不愛良心者也故貪亂者安

爲荼毒而無復惻怛也。凡當毒者皆當大風之衝大空之谷可見人之危恐也。

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此懷良心者則所爲皆善彼懷不順之心者則所行皆汚凡遇貪濁者皆當大風之衝安得不傷敗也相聽從之言則對可諷誦之言則醉不用其良而反使爲悖者故良人衰不順之人盛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朋友疑其在朝廷無所別白故曉之曰我豈不知而無所爲如蟲之飛可弋而獲蓋小人陰于汝而陽于我而任事之人主薄而不主厚喜背國不喜面旣能爲不利則或恐不勝故不如且已也曉之辭也民之回遙職競用力止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止覆背善冒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民之所以多端皆在職者主競故競者用力也民之所以未定皆在職者主盜故盜者爲寇也薄言不可則已反于背肆冒汝雖自以爲非我欲推怨他人然已爲爾作歌烏能掩其惡而文其奸也言歌可諷而人喜傳也

聞音曰填池鄰切天鐵因切燼旁紐作辛叶頻溺奴學切瞻職良切相思將切迪徒沃切垢居六切悖蒲昧切獲黃郭切赫黑各切背必墨切民之未戾止不可叶背善冒終爾歌可歌相叶吳氏不得謂之未詳也集韻可歌皆居何切

聞物曰甡甡鹿精采貌鹿在林而人遇谷言鹿之不如也。

聞人曰序以爲芮伯毛氏以爲芮良夫蓋承左氏其言旣明當從所譏詆之小人當是榮夷公之徒也。聞跡曰作此詩者當是或行或居山野之中其首言桑其次言水其次言草其次言蠶其次言禾其次言林其次言鹿其次言谷凡再其次言風隧亦再其次言弋蟲良夫或以正言不容退處未可知也。聞事曰風起則塵埃肆揚人物不見今西北多然逆風而行尤不可故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僂僂與愛同風衝則草木頽偃隧道卽成今西北猶然大率多在山蹊之間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谷讀作浴民敬事稼穡肅敬也從事草間莽草也反以爲緩漫是欲奪民力以爲代食者也皆代食之人蔽上如此樊氏詆王氏是謂我耕稼而汝食之相傳不平之語史書文言爾。

總聞曰君子小人不可以雜處雜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負此詩反覆委曲如此然所謂維此者實何所設施維彼者實何所懲艾當時之治亂興亡可見。

雲漢八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旣卒寧莫我聽。

首二句與有嘒其星同意言無雨狀也何辜今之人一句辭端已切當。

旱旣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斂下土寧丁我躬。

寧丁我躬一句語意又切當告困于后稷又告困于上帝。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先祖。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父母先祖。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又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次棄天下而逃困之極也。

旱既大甚詰勉畏去胡寧瘼我以旱僭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明神僭不知其故此災衆知其自厲王而稱不知其故者爲父諱也告困于昊天有疇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告困于庶正羣臣又告困于昊天。

瞻仰昊天有疇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又告困于昊天又告困于大夫君子庶正何求爲我言何必求我我將遯也羣公三公也先正羣公之先正也已往者也書昔先正保衡孔氏正長也庶正現存者也如天官宮正地官黨正之屬統言之也。

冢宰言其長也。天官膳夫、地官師氏言其屬也。左右統言之數官言皆近王也。靡人不周。天官酒人之屬。地官封人之屬。無人不及也。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屬是也。君子統言之數官皆美稱也。言官僚錯綜參差。又非可以十月之交爲例也。宣王求天求帝求神求先祖求父母而又求于臣。言我雖棄位臣則受戾。故未忍去而若冀寧也。

聞音曰。女鐵因切。臨力中切。皇矣臨衝。韓氏作隆衝。臨當讀作隆。推吐雷切。遭夷回切。顧果五切。助狀所切。予演天切。川樞倫切。遯徒匀切。莫幕故切。虞元具切。宰獎禮切。今南人以兒爲子。獎禮切。又爲宰亦獎禮切。子宰皆通。右羽軌切。正諸盈切。云如何里。將如之何。言計窮也。里辭也。今北人猶有此音。

聞人曰序以爲仍叔美宣王也。尋詩皆王辭。是時喪亂方繁。不見天下喜王化復行。王自憂不見百姓見憂。他稱召康公。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惟芮伯粗可攷。然皆美諷譏切。以爲他人所作。猶之可也。至仍叔決非叔辭。按經世宣王癸酉卽位。大旱之甚。必其初基之時。魯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左氏仍叔之子弱也。杜氏譏使童子出聘。故本父字。自宣王初年至是得一百二十三年。而其子尙幼。當亦未及弱冠也。如此方仍叔能爲文美君之辭。官爲大夫。則非幼稚者也。大約以其年度之一百四五十歲。而百餘年生子。亦似非人情。識者更詳。

總聞曰。兩言大命近止。言將亡也。非是哀辭。實有此理。不諱此字。然後可以感人動神也。

崧高八章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申、申伯也。甫、仲山甫也。鄭氏以甫爲訓。夏贖刑之甫侯。相去近二百年。所不可曉。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攸其城。寢廟既成。旣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蹠蹠。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至是遣行也。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曰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時。申伯在諸舅之中。最尊。故曰王之元舅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遄其行。
至是餞行也。以謝爲國。故自西而南。稱還歸。

申伯番番。旣入于謝。徒御蹠蹠。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至是始至國也。申伯皆稱王命。王錫。王遣。王餞。皆憑宣王之威靈而已。則缺然。故稱不顯。此周邦所以咸喜也。若申伯以屬行之尊。委寄之重。夸耀矜驕。以是爲顯。人情方且不平。何由皆喜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拯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聞音曰。天鐵因切。翰胡干切。蕃分遭切。式失吏切。伯逋莫切。邦卜工切。田他因切。馬滿補切。寶博抱切。

行戶郎切番分遼切翰胡干切憲虛言切國越逼切碩常約切伯逋莫切

聞跡曰謝在汝南謝城後以封爲氏郡在長安郿縣音媚恐當與歸相叶音眉

總聞曰古有五嶽爾雅河南嵩河西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又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書四嶽謂東西南北也嵩在中帝者之鎮域故不使臣掌之毛氏徒知爾雅山大而高曰崧而不攷嵩高爲中嶽二說皆爾雅也何獨舍一而取一當是欲附合四嶽之義故遺一嶽而不知闕中中者五數也又當是以崧嵩異字而不知通用也于是以堯時姜氏掌四嶽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又以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止須後說不須前說申甫皆當是此境所生故申伯封謝山甫封樊嵩高爲太室屬豫州

烝民八章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生生仲山甫

民之秉彝好德蓋其常稟然天有特爲時而生者則與常稟不同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至是方徂齊也當是東方有大變故山甫自上卿出將命恐是厲公胡公子之亂

聞音曰下後五切明謨郎切寡果五切圖動五切及極業切彭鋪郎切喈居奚切風孚愔切蔡昏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正用此詩惟若賦難叶蓋在下字上作叶也是使相叶讀至是少止若使作餘聲可也古文難執定律當通方也

聞訓曰詩言東又言齊其爲東齊必然爾雅以爲齊疾也郭氏引仲山甫徂齊實之此書蓋可疑也而釋者亦未必其人其人蓋亦博達者他識者更詳

總聞曰齊亂在宣王卽位之三年立公子赤誅殺厲公者恐是山甫所畫按司馬氏胡公自營丘徙薄姑獻公自薄姑徙臨淄經世蓋在厲王丁未至宣王初立得二十七年而毛氏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臨淄也不應以二十三年之前兩世之後而始與之定居則徂齊者其爲定無忌胡赤之亂審也

韓弁六章

奔奔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止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止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止朕

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自纘戎祖考至以佐戎辟當是冊命之辭如平王冊晉文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數聞在下下叶武如桓王冊晉文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慝叶國靈王冊齊莊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又纂我祖考無忝乃舊亦多韻語不然則是增損其文入詩大率古文多韻語非有意作爲天機所動語音自律也

四牡奔奔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止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簪茀錯衡止玄袞亦寫鉤膺鏤錫鞚鞚淺幙絛革金卮

此自韓城觀京都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筭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此自京師歸韓國也屠當作杜謂杜郵也古屠杜通用左傳晉大夫屠蒯禮記作杜蕡胥恐亦是地名當是摺次也摺次與休屠相近屠胥恐是此識者更詳古今遼邈無由可見其的但以所載稍可附近者又以人情事理推之庶乎其可也顯父周大夫侯氏三水姓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止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止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鄭氏汾王謂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莒郊公黎比公此亦善推古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止。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鯀甫甫鹿曠曠。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姞燕譽。

蹶父姓姞母姓當是蹶氏。取南燕姞氏有此女。女戎隨母姓。故蹶獨稱父也。古燕在滑州。燕譽言母黨亦喜而譽之也。毛氏以燕作安。殆未嘗細攷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鑿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熊。

韓城在周畿。當是昔封時。國中有燕人。今又燕甥來爲國母。皆韓人喜之辭也。韓之先祖或曰周成王之子封韓。或曰周武王之子封韓。後避難爲寒氏。據諸家舊說多言武王之子所謂先祖卽始受封者也。不知主名。其後易韓爲寒。亦有此理。晉封武子于韓。當是再續。當時周疆多雜夷種。追貊當是韓城以北相附近者也。氏羌亦當是韓城以西相附近者也。韓侯特受命統在北者爾。尋詩當是其祖所隸。聞音曰解古義切易。夷益切辟必歷切衡。戶郎切幘。莫歷切厄。於栗切彭。鋪郎切樂。魚教切籍。祥龠切是也。陳氏此說亦新。然不必如此過用意也。左氏昭公適楚。夢襄公祖。襄公適楚。夢周公祖杜氏。祖祭道神也。毛氏較道祭也。用此爲安。

聞跡曰。韓城在同州。梁山在韓城縣。孟子所謂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總聞曰。雅之餞有二。王餞于郿。王親餞也。顯父餞之。卿往餞也。此詩之餞有二。顯父之餞。在居者也。侯氏之燕。在胥者也。其禮則殺其餚。則隆此足見宣王待申伯韓侯有差。

江漢六章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陳氏。江漢常武。同爲宣王淮夷之詩。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是淮南之夷。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亦善推古者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至七閩八粵。則自淮以南之夷。此說爲的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周冊命臣下。各有所無定處。伯姬鼎王在周。康穆宮寢。入門立中庭。北鄉史恭受王命。書王呼史藏冊。錫寢。此當是在周文武宮也。旬當是史名。宣當是命書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此文人召虎先世也。古彝器多稱文考。宰辟父敦。用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戩敦。對揚王休。用作

朕文考寶敦師穀敦對揚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寶敦大夫始鼎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日已寶鼎古者美稱莫如文故君以稱臣之先臣亦以自稱其先亦有稱皇考者邠敦對揚天子休命邠用作皇考龔伯尊敦亦有稱皇文考者牧敦敢對揚王不顯休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敦大率稱文考爲多古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以告于家廟敦鼎食器宰辟父敦之類是也卣飲器此秬鬯一卣是也書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與此詩相符其先稱文武則所謂文武受命是也次自稱則所謂無曰予小子是也不以我冲君不足紹文武而但盡爾力以似召公也次稱其先則所謂告于文人是也書先稱汝克昭乃顯祖孔氏唐叔也次追孝于前文人孔氏繼先祖之志爲孝則謂唐叔也此文人當是召祖也于周受命文武周之始祖當是于文武之廟受命也爾祖當時受命于文武爾此時亦宜受命于文武蓋文武既有賢臣又有賢孫皆文武所肇也非我敢私也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治此四國

召公答册命之辭不稱文武者已拜命于文武之廟此則拜恩于宣王之廷略見古者册命功臣之制聞音曰滔他侯切湯普羊切定唐丁切海虎猥切翰胡干切似養里切命彌併切考去久切壽殖酉切國越逼切

聞訓曰肇始也戎大也自此加敏以大召公之烈言自召公之後初有虎也

聞人曰作召公考召公康公也召虎祖也考召虎父也王命多及召祖故兼祖考答之古者臣謝君之賜其器多然宰辟父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讖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此必有器上所謂卣者殆是又知對揚王休者對揚王之休而已承之也下作召公考王命始作之也古亦有兼祖考而作器彝敦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鼎彝厲鼎用作皇考文考孟鼎兼祖考而言之者也總聞曰後二章一則宣王冊命及俾作彝器大略之辭一則召虎答冊命及所作彝器大略之辭亦當是採當時冊命實語又采當時彝器實語合而成此詩韓侯止有冊命一節比此差略

常武六章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此詩無命題字義所命之卿士南仲爲太祖官爲太師字爲皇父當是自南仲以來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或曰古者有功則書之太常舉南仲載在太常之武功以命其孫故曰赫赫明明日月至周始自交升常此義差長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姓則程爵則伯字則休父當是副皇父者尹氏掌命之官疑是史也厖敦王呼史大冊命厖牧敦王呼內史吳冊命牧古冊命臣下多史掌之此初曰王命卿士次曰王謂尹氏疑先所稱王命者卽尹氏也古文語法如此史尹氏命二人而于後結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潰。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蹕蹕。如飛如輪。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旣來。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四方旣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聞音曰。士公土切。父扶雨切。戒訖力切。國越逼切。緒象呂切。業宜郤切。騷蘇侯切。怒暖五切。苞逋甌切。國越逼切來六直切。

聞字曰戎。吳作戍。棠棣、烝也。無戎亦作戍。然棠棣不必此爲戍可用。

聞事曰。其初王舒不甚怒也。止欲保安其作業而已。其次王奮乃甚怒也。王怒故將亦怒。所謂虓虎執虜。當是不可招來。不受慰撫。故至于殺伐。向使如淮夷卽來求來鋪。則無事此也。大率淮南之夷弱。淮北之夷強。

總聞曰。江漢常武。均爲淮夷之詩。然江漢差易常武。若用力過多。設辭過周。舊說預告徐士之民不久處。于是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之驚怖。先以言安之。又我非解緩。非遨遊。徐國傳遠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雖未必全然。亦有是理。當是皇父德望信譽不及召虎。故徐方驚逸擾動。易克而難安。其末寵勞之禮。遠不及召虎。亦其人其功自有差降。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止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蟲賊蟲疾靡有夷屆止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蟲賊蟲疾貪者也罪罟虐者也二者士民之所以皆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止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止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止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此推言蟲賊罪罟所由起自婦人寺人也故曰時維婦寺

鞠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真蠶織

此又推言婦寺所由昌自君子也故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大率商賈者一賣一買一識謂牙僧也此所謂三倍當時在重位而稱君子者乃商賈之牙僧也賤之辭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何以災異而責王神何以不富盛而厚王則天神之意可知何不念爾之宮介胄一害也夷狄二害也此則不問而惟我相忌其爲害者不在我而在彼也怨之辭也災則不弔不畏天者也威儀則不善不作人者也有人相助猶或庶幾又云亡則必殄瘁矣亦怨之辭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之降罔甚寬未必能觸維人云亡則可憂賢人去則天罔逼矣此不恨王之不弔不類而痛人之云亡也憂之辭也

後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止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翬無忝皇祖式救爾

泉久則愈深心久則愈憂此時不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然當此豈非天乎傷之辭也苟能盡固其民不忝于祖尚可救其後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又愛之辭也

聞音曰說王氏引此詩作脫叶奪如此則收旁紐作受叶有兩上叶兩下叶皆隔句叶也階居奚切天鐵因切寺祥吏切背必墨切富方未切天如本音先祖後以爲不叶大率武部有兩聲通用戴隴主切亦蘇后切斗腫庚切亦當口切婺部有兩聲亦通用注抹遇切亦丁候切逗廚遇切亦他候切不可悉數則後亦可叶祖籠五切

總聞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非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語所從來已久也聰明才略之君不以再傾爲懼而以再得爲難所謂懿厥哲婦也

召晏七章

晏天疾威天篤降喪瘼我饑餧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當是既有小晏大晏故以召加晏末章有召公也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我居圉卒荒言彫殘也實靖夷我邦言寂寥也以靖夷爲佳語則非。

皋皋讒讒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皋皋大言也讒讒小語也不自知其爲玷惡小人之辭也人心危則君位危憂君之辭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苴當作苴車前草也遇旱而草亦如此禾其可知草亂茂原野之中多然今不散則不茂言彫瘁也且指一物言之如車前最耐旱亦棲止不橫逸他草可知我觀此邦反無不散者草當亂而不亂人不當亂而反亂物反性則無生意。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粦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言相反也維時以爲菜此時以爲米以菜爲米可見君子之窮病也我不退而自默而尙爲位之長此事甚大言可慮也此章言胡不自替職兄斯引下章言職兄斯弘不裁我躬語參差則文逾健。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池竭不肯言自瀕諱無外注之水也泉竭不肯言自中諱無內發之水也言外之善言不來內之善言亦不來彼旣諱言人皆以何不勿言相戒我猶居位之長此事甚大又言可慮也此在高位任重事而

無可奈何。徒懷深憂。慮後患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維今之人。豈不有似舊者。言亦有召公之流。但無先王爾。所謂天生堯舜禹稷。自至者也。

聞音曰。喪蘇郎切。訂戶工切。共居容切。邦剝工切。茲津之切中。諸仍切。害何葛切。躬姑宏切。舊巨已切。上以二里相叶。

聞字曰。替亦作替。當作替。案替。說文作替。或从𠂔。作替。是替卽替字。下文不當云以似而轉替。從之得聲。乃與下文韻吟切正合。俗書替亦从𠂔者。也誤。以似而轉側吟切。正語之聲也。呼音合引當作弘。亦以似而轉胡肱切。替弘相叶。兩章皆稱職兄斯弘。作引無謂。

總聞曰。古稱昏亂之時。如幽如厲。蓋無以加也。然觀發爲篇章。舒爲歌咏。有不諱之朝。所難言者。至唐猶有此風。元白反以此得名。而時君世貴。未有逞憾者也。至其亡也。鄭繁猶以此結驟知踐大位。古風雖替而未盡絕也。

詩總聞卷十九

頌

聞頌一

南風雅皆周獨頌有周有魯有商魯則本國商則異代季子所觀其辭極天下之美恐魯僖公未足以當之史克亦未足以當之也杜氏以爲盛德之所同也爲有商魯故同爲盛德魯僖未爲盛德與成湯不惟分位不倫而人品亦異季子所言容或有溢美猶之可也孔子所存當纖毫勺撮無差不應孔子魯人私于鄉里情義如此細推恐風亦有魯此當與東山等詩同次而商頌之外亦容有虞夏虞書明良之歌所謂直而不倨者也夏書五子之歌所謂哀而不怨者也不應孔子商後私于祖先系胄如此故自孔子之後更世縣遠歷亂繁夥不惟有所遺軼而更張移易不可復攷又拘于庸儒狹士而不敢自立所見制于凶朋捍類案捍當作捍而不敢有異其言姑存以待識者孔子所稱三百今三百五篇或曰舉成數也若後遷就以附會成數或四五百或七八九百又烏可知此亦未聞子夏所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今無素以爲絢兮五字其語意又不相符此恐別有一篇非碩人也而今無見孔子所誦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正是兄弟隔離之意此恐常棣有此一章而今不存則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過此以往其不得其所者又不

可勝計也。

聞頌二

武王頌止有一詩禮、武樂最詳。周家造基，作樂之本。其詩乃簡略如此。一奏一終爲一成，始而北出，謂攘獮狁之時也。當有詩再成而滅商，謂陳牧野之時也。亦當有詩三成而南，謂定荆蠻之時也。亦當有詩四成而南國是疆，謂服江漢之時也。亦當有詩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分陝郊之時也。亦當有詩六成而復綴以崇，謂伐崇墉之時也。亦當有詩六奏而武樂成，今存武詩，當闕他詩也。如時邁、如執競、如酌、如桓、如賚、如般，皆當分配武樂。但年祀久遠，古法不傳，學者所見不卓。守株按圖，將何時而已。今以禮推之，略見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與執競詩相應，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與酌詩相應，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樂歌至亂辭則終，所以皆坐而享成，與桓、賚、般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前也。六成而復綴以崇，餘樂餘聲也。與時邁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後也。所謂遲而又久，度獨比諸樂爲延袤也。今序者以賚爲大封，不見大封；以桓爲類禡，不見類禡。類禡出師之祭，今詩皆保定之意，以是知皆爲武樂所用也。

聞頌三

頌諸篇多四字一句，其間有一字、二字、三字、至五字者。舊說以爲取數五行。宋孝武使謝莊造郊祀明堂歌辭，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此用月令之數也。水一、火二、木

三、金四、土五、則洪範之數也。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六。若如謝莊之制，則八言九言太長，今以洪範爲定。如清廟無射于人，叶對越在天，則斯一字爲句。終章曰：斯此餘聲也。一字者也。維清緝熙肇禋，皆兩字爲句。二字者也。天作彼作矣，彼徂矣。三字者也。至他四字、五字甚多，俗以緝熙文王之典六字除之，字則五字也。無封靡于爾邦六字除于字則五字也。大率凡六字一句，皆有助辭，無助辭者，則有斷句也。夙夜基命宥密六字，每三字一句，基協熙則非六字也。儀式刑文王之典七字，刑字斷刑叶方，則非七字也。九疇、一五行、萬事無不由之而出，謝莊亦有所自來也。

周頌

清廟 一章
館本案。原本缺葉。
今補錄經文于左。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秀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維天之命 一章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聞音曰：命眉巾切叶純，下皆以之相叶。

聞句曰：一句單入。

總聞曰。詩稱文王多以於爲辭。於嘆聲也。亦見一唱三歎遺音之意。大率文王之樂自清廟之外皆有清廟之音也。

維清一章

維清止緝熙。止文王之典。止肇禋。止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合兩詩一純一清。則見文王氣象清廟亦一清氣象尤著。大率文王如空虛澄霽。武王加之雲雨。變化不可同語也。

總聞曰。肇禋卽肇祀。謂后稷也。至文王乃始有成書。我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勳已成而統未集。故其後但言昊天成命而已。所謂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于其既成而加之孔氏。武成者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此成非爲此也。蓋謂武樂一終爲一成。此旣作武樂以象其功。又作武成以述其迹也。併載于此。

烈文一章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止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此君譽臣之辭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封無專封也。所謂無有封而不告者也。靡于爾邦勿私已國也。所謂無曲防。無遏罿也。無靡皆禁止。

之辭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此君戒臣之辭也前王尚且不忘辟公其可忘之。

聞音曰首尾皆以之相叶疆旁紐蹠保旁紐博相叶邦卜工切上叶公下叶崇皇胡公切叶功訓旁紐薰叶人刑旁紐檄叶德

總聞曰大率序拘于頤以成功告神明之意故皆以神明祭祀爲言雖無見者且彊而歸之此以爲卽政助祭臣工以爲助祭遣廟二者以序參詩言之皆助祭受遣之詩也何前不言遣于廟後乃言遣于廟慮重出也無由助祭之時相禮之際發語皆曰其其者期之之意也若使誠如序者之言亦必與臣工皆任載見有客之後惜乎遼邈不可復更正也

天作一章

天作高山止大王荒之彼作矣止文王康之彼徂矣止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聞音曰上句叶荒康行是也行戶郎切下句叶矣之是也矣魚其切細推皆叶韓氏岐山操岐有岨我往獨處正用此詩以徂爲岨當有所自來旁紐亦近胥祖兩韻仍通用作爲做保爲補皆叶今西北人猶有此音

聞句曰一句單入

總聞曰。高山岐山也。周家之興。自岐縣詩可見。

昊天有成命一章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止成王不敢康。止夙夜基。止命宥密。止於緝熙。止單厥心。肆其靖之。成王真成王也。

聞音曰。首尾以之相叶。中基熙相叶。靖旁紐子。盈切叶心。

聞句曰。兩句雙入。

總聞曰。並受此丕丕基。見書立政初。兼稱文王武王。繼三稱文王。一稱武王。又稱以並受此丕丕基。故此稱天命。亦並言受至。言文武之際。又自有微意也。

我將一章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止儀式刑。止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止伊嘏文王。旣右饗之。止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聞音曰。牛魚其切。與之叶。末威與之叶。相似不爾。用右旁紐。夷周切叶牛方。披耕切叶刑。饗旁紐。虛良切叶王。吳氏三之爲韻。亦可。

總聞曰。詩多言文王之典。今周禮蓋文王之時所著。所謂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皆造始之意。自太王已有司空。

時邁一章館本案・時邁・執競・思文・三章
原本缺葉・今補錄經文于左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執競一章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旣醉旣飽福祿來反

思文一章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聞事曰毛氏牟麥也說文來牟天所來也亦可通用

總聞曰生民言誕降嘉種至此又言貽我來牟恐止是舜降此種故曰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氏赤烏將牟麥俱來雖可附會要未必實然大率亦履神迹吞烏卵之比毛氏則不如此也

臣工一章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止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止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止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鏄奄觀銍艾

此於皇來牟卽思文貽我來牟也上帝卽思文帝命也大率周家凡舉農事必舉后稷此恐是藉田之

禮、禮、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案諸侯上當如月令有卿字。據下句可見。此臣工、公、卿、侯、大夫也。保介參保介也。元日正月一日也。元辰三月一日也。故謂暮春。

聞音曰。茹人余切叶。畚艾魚刈切叶。帝集韻。茹如艾。又皆通。案又當作父。年彌因切叶人如克配彼天。叶立我烝民。皆不爲韻亦叶。然則古詩縱橫委曲多叶。今但得叶韻已足。安能盡如古風也。

聞訓曰。奄忽也。方新畚忽刈穫。當與新畚連玩。卽覺鋒艾有力。

聞用曰。鋒穫禾短鎌。非穫從金可見。

總聞曰。嗟嗟之意可以動人。亦又如何。皆于人有感。古人相與皆眞情。故發語吐懷有餘味也。

噫嘻一章

噫嘻成王旣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止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成王真成王也。與昊天有成命。成王同。鄭氏。昊天有成命。成王成此王功也。毛氏。以成王成是王事也。鄭氏。成此王功也。何用費力也。

聞音曰。穀古候切叶。耦集韻。穀一木也。一善也。皆居候切。上句爾叶里。一章兩上叶。兩下叶。

總聞曰。噫嘻亦嗟嗟。但嗟嗟君接臣。噫嘻下接上。皆有情也。

振鶩于飛于彼西雖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止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聞音曰數丁故切

聞跡曰西雖但雖非辟也公誠鼎王在下保雖薛氏深悉古文疑下保雖者宮名如西雖之類又伊卣王飲西宮烹烹亦雖也疑卽西雖然則雖既有上下亦當有東西側集于西爾

總聞曰不必以客遂衍意爲二王之後賓亦客也何不以鹿鳴彤弓比此詩恐止是羣臣也

豐年一章

豐年止多黍止多稌止亦有高廩止萬億及秭爲酒爲醴蒸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齊侯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則祖與妣配母與考配伯碥父鼎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皇母乳母古者不專言祖母考妣又頤父鼎亦然不見此則祖妣似可疑也禮以享先妣鄭氏姜嫄也以享先祖鄭氏先王先公也易過其祖遇其妣古配耦之語多然而後世惟執父母爲考妣雖書則然相傳無定稱也

聞音曰年彌因切廩旁紐作臨上下相叶中黍稌相叶皆舉里切與上四韻相叶

聞用曰禮厚薄之齊酒厚者也醴薄者也所謂醴酒至漢猶有此名見楚元王傳

總聞曰所食之餘藏之于廩以待他年故曰亦有毛氏亦大也集韻奕大也亦又也語勢作又爲當

有瞽一章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止設業設虞。牙樹羽應田。縣鼓鞞磬柷圉。旣備乃奏。簫管備舉。止喤喤厥聲。肅雔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聞音曰。聽他經切。

聞句曰。首兩句總起。下六句叶瞽。又下五句叶庭。分叶首兩句。此詩人別一規制。

聞字曰。說文引詩鐘鼓鍾鎧或從音。執競作鎧。此亦當作鎧。以喤爲小兒聲。引詩其泣喤喤。此與鐘鼓之聲不類。然亦可通用。

總聞曰。此詩雖簡。合樂略備。毛氏業大板也。所以飾拘爲縣也。植爲虞衡爲拘。蓋鐘磬之縣也。毛氏崇牙上飾。卷然後可以縣。孔氏業之上齒。以其形卷得掛繩其上。而爲縣也。樹羽置羽也。置于拘虞之上角。亦以爲飾也。小師下管擊應鼓。鄭氏韁屬也。太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鼙。鄭氏田當作鼙。鼙小鼓也。小胥正樂縣之位。鄭氏樂縣鐘磬也。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夏大也。此則大鼓也。應田皆小鼓也。眠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鼓鼗柷敔。鄭氏鼗如鼓而小。亦小鼓也。柷如漆桶中有椎。敔木虎也。小師鼓鼗柷敔。埙簫管弦歌。毛氏簫編小竹管如筭。併而吹之。此皆在庭之樂也。自今推古。略見先設鐘磬之縣于庭。然後小鼓與大鼓間作。小鼓與磬亦間作。小鼓多鐘。大鼓單鐘。小鼓節雜。大鼓節全。樂磬與小鼓相參爲節。以均和諸樂。大鼓統而鎮之。鼓磬旣備。則簫管次用。蓋歷神坐舉獻爵。大樂器則一定而不動。凡以手擊者。大也。小樂器則隨步而屢移。凡以口歛者。小也。喤喤大樂器之聲也。肅雔和鳴。小

樂器之聲也。至永而後成。成猶終也。此當是武樂禮。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及事也。遲之遲之。又久何也。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則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所謂永觀厥成也。

潛一章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鱠鯉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聞音曰。祀逸織切。福筆力切。

總聞曰。舊說漆沮水緩合爲渭水。則急不必如此。但可潛則多魚。春滲子于草。冬匿身于穴。非有可潛之所。則魚不能蕃。毛氏潛。穆也。孔氏積柴養魚曰。穆。四月匪鱣匪鮪。潛逃于淵。鶴鳴魚在于渚。或潛在淵。何必他求。或謂周家起自漆沮。故取此地之魚以祀先祖。若爾。他物皆取初興之地。則可似未甚通也。

離一章

有來離離。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稽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哲文武。皆稱辟公之能也。喜皇考而安孝子。舉其在列言之。此宣哲者也。此文武者也。所以上安及乎天。而下昌及乎後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旣右烈考。亦右文母。

烈考、武王、文母、武王之配、成王之母也。猶頤父鼎所謂皇考、皇母、大率古以考配母也。或謂皇考祖也。皇母祖母也。齊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繼言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又言汝考壽萬年，俾百姓男則是祖考併言也。

聞音曰：后、後、皆狠口切。又皆下五切。莊子石戶之農亦作石后之農。詩間以上聲取叶，如桑柔、祖與后叶、時邁、後與保叶。保讀作補母、滿罪切叶祉。

總聞曰：皇考、卽烈考，皆謂武王也。孝子、成王也。毛氏、皇考、文王也。祖無稱考之禮。孫無稱子之法。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母子無並右之儀。鄭氏、光明之考、文德之母，以爲見右助無歸美。一是一非是者，其稱考母均也。非者，右烈考，蓋文王在左右文母，蓋太姒在左，左右配陰陽，左陽而右陰，是豈可易而或以古者以右爲尊，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于用爲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次，然非古義也。

載見一章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儕革有鵠，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止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聞音曰：享、虛良切。嘏、後五切。嘏從古亦可以古取聲。韓氏：飫沃蕕蕕，產祥降嘏。鳳凰應奏，舒翼自舞。舞、嘏相叶。此當以嘏叶祜。

總聞曰諸侯來朝成王又從成王而享武王也。皇考昭考烈考凡稱考皆武王薛氏言考不特其父謂其大父曰王考謂其曾祖曰皇考謂其高祖曰顯考高克尊用作朕穆考後仲並謂祖也乃不知何祖禮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妣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漢儒所記也已于周器有違而薛氏又益舛也漢距周經秦古書既殘古器又未出反不若後人有所攷訂薛氏所見雖博不免有近世儒者之弊其他昭考烈考又將何以處之。

有客一章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苴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紩以紩其馬止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聞音曰馬滿補切前後馬皆叶旅。

聞字曰宿宿信信行辭疊字常事不必宿宿兩宿信信四宿。

總聞曰以白馬而衍爲商又衍爲微子似不必爾大害義者孔氏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京師旣有商廟已非又自有歌亦非審爾何不入商頌而廁周頌孔子必不混殺君臣錯雜今昔當是佐武王克商之功臣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太顚闔天執劍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尹佚策祝旣助成淫威自當受夷福也。

武一章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止嗣武受之勝殷遇劉耆定爾功

聞音曰二王相叶受旁紐叔劉旁紐陸功旁紐谷皆相叶

總聞曰鄭氏嗣武嗣子或王也甚善文王開之武王受之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是武王癸丑生乙酉崩方其觀兵盟津已八十五及其克商已八十七所謂耆定爾功旣老而始定功也禮詠嘆之淫液之鄭氏歌遲之也不知句凡七字凡二十八而遲久立于綴鄭氏奏武曲一絕爲一成凡六成而復綴反位止也其節奏旣如此之多其晷刻亦必所歷之久又當是非獨此一詩亦有他詩而後世不可復知也

閔予小子一章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止姻姻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皇考武王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止

皇祖文王也思武王而又念文王也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總言之也

聞音曰中以止相叶或用止下一字叶庭他定切旁紐叶敬

總聞曰與烈文末辭皆同烈文君戒臣此君自謂也

訪落一章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止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止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紹昭考之烈而陟降于家承皇考之休而保明其身未及于天下也則以小子之故此成王謙詞也聞音曰艾魚刈切叶止家古胡切說文身躬也躬身也從呂旁紐廬可以廬取聲說文軀體也廣韻體身也從區亦可以區取聲叶家家讀作孤

總聞曰訪落小懿皆言未堪家多難管蔡之變武庚之變淮夷徐奄之變所謂多難也尋詩當是成王已悟則既踐阼數年以後非訪落之時也經世乙酉成王踐位丙戌三監及淮夷畔周公東征則是踐阼之初此疑卽生戊子三監平始黜商命魯侯伯禽督師于費淮夷亦平此成王悔往更前之時也烏得謂之訪落集韻一曰落居也一曰宮室始成祭之爲落也經世庚寅周公往營成周去東征西還二年得非所謂此落也洛或誤轉爲落古字亦通用然落亦宅意與宅洛相通識者更詳

敬之一章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止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止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毛氏、鄭氏、以君臣爲酬酢。今觀哉茲無曰、皆臣辭。小子予我皆君辭。如江漢亦合君臣爲辭也。聞音曰哉、將黎切、明謨郎切、行戶郎切。

聞訓曰仔肩、毛氏克也。鄭氏任也。以兩字爲一訓。未見。

總聞曰閔予小子訪落敬之末章皆稱維予小子或謂前二詩禱祖考之詩故閔予小子稱皇祖者一皇考者一訪落稱昭考皇考者再此詩禱天之詩故稱天者一以爲成王自發辭與前二詩均也似亦有理但語勢未然。

小毖一章

予其懲而止。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烏。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有小毖當有大毖。此例頗多。言小必有大。言大必有小。以別之也。勿近荓蜂。近之是自求其辛螫也。其初信爲桃蟲之無傷。而不知其有毒也。荓蜂、草蜂也。桃蟲、桃蠹蟲也。其類又有大者如鳥。其毒甚于荓蜂。則獨蜂也。獨蜂大如燕。人遭螫者立亡。蜂中至可畏者也。草蜂、革蜂、石蜂皆不及。聞跡曰蓼地名也。見春秋楚公子滅蓼。一在壽州霍丘縣所。唐謂蓼州也。一在唐州湖陽縣。杜氏所謂二國者也。書成王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當時淮夷不賓。成王蓋自征之所。謂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者也。言又集于蓼。蓋征淮之時也。孔氏黜殷在周公東征之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之後。事相因。故連及之。此頗得其實。

總聞曰鄭氏以爲信管蔡疑周公其後懲艾之辭也今觀稱懲似有懲于前也稱毖有謹于後也管蔡纔息淮夷又騷此所謂多難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或當在雅而今在頌必有不得其所者序者旣以神明祭祀爲頌之端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猶之可也落訪嗣王謀于廟亦猶之可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此嗣王求助恐與成功告神之意有戾何不皆言在廟非不欲之自度有所不安也

載芟一章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止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噴其餧止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止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驛驛其達有厭其傑止厭厭其苗緜緜其庶止載穧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止爲酒爲醴蒸畀祖妣以洽百禮止有餖其香邦家之光止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止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止振古如茲

聞音曰柞側柏切澤直格切伯與澤一叶餧與伯一叶不換韻士耜連一叶穀活連一叶活呼酷切達傑連一叶達陀悅切苗麌連一叶麌表驕切濟積秭連一叶濟子禮切積子賜切醴妣禮連一叶香光連一叶馨寧連一叶末一句單結如生民體意凡十一叶

總聞曰此詩凡其意所起皆曰有有噴其餧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有實其積有餖其香有椒其馨如生民意所起皆曰誕誕有皆發辭也發辭雖是虛辭其間物態事情燦可睹也

良耜一章

冕冕良耜。俶載南畝。止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止其笠伊糾。其鍤斯趙。以薅荼蓼。止荼蓼朽止。黎稷茂止。止穫之。搵搵積之。栗栗止。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止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止殺時。犧牡有挾其角。以似以續。止續古之人。

聞音曰。畝滿罪切。畝與耜一叶。活呼酷切。活與穀一叶。女笞黍一叶。糾趙蓼一叶。糾其皎切。朽茂一叶。搵栗一叶。墉櫛室一叶。盈寧一叶。牡角續一叶。角姑沃切。末一句單結。如載芟體意。凡九叶。

總聞曰。兩詩皆稱實函斯活。此非習知田野。深探物情。不能道此語。

絲衣
一章

絲衣其紝。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止鼐鼎及鼒。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聞音曰。吳氏以牛爲魚。奇切。叶鼒津之切。不若以牛附上。以鼒附下。自叶。

總聞曰。將祭而眠牲。眠饌。眠器之類也。旣畢燕以勞之。自堂徂基。自上而下也。自羊徂牛。自小而大也。鼐鼎及鼒。自大而小也。言往復檢校也。

酌
一章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止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尋詩無酌字。亦無酌意。恐鑠是灼字。陸氏酌亦作灼。與酌同意。而與灼同形。與灼同音。恐初傳是灼字。已而漸轉作灼。又漸轉作酌。集韻鑠亦作燭。灼亦作燭。字畫相犯甚多。說文鑠銷也。灼炙也。皆是火意。

或古字通用亦未可知爾公允師太公也武王沒成王嗣太公尙無恙見書二公其一太公聞音曰矣之嗣師相叶矣魚奇切嗣詳茲切亦叶師

總聞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公號師宜則望也湯造商專以伊尹爲辭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武王造周亦專以太公爲辭曰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或謂太公周召之徒此不然也尋詩可見此詩公字上加以實師字上加以允至確之論也

桓 一 章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予以四方止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閑之

在第四句以爲首題此詩主意在桓

聞音曰邦補耕切年彌因切相叶家旁紐作甲間旁紐作甲可叶又天間一叶別出

聞字曰間作閑古字多用此日當作月可與天相叶閑亦讀作賢聲音閑以賢取聲閑賢通用總聞曰此歸馬放牛之後也士則保之家則定之天意可知自此無復事也君其處之以閑爾

賚 一 章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止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尋詩皆無賚字亦無賚意當是諸詩間有無題者後人衍意取題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此徂維求定

則是大定也。此時周之命，則是武成列爵分土之命也。由此遂以賚爲題，又恐其不可也。此詩再稱我，集韶予我也。又予賜予也。曲意爲辭釋，所以予之之意，蓋自我生辭，而其心有所不安，故其辭不覺涉無謂也。賚謂予其誰不知？予必于善人，亦其誰不知？豈有武王聖君而錫予惡人乎？其無謂可見也。聞音曰：兩相思叶。前叶止與之叶止，真而切。後叶定與命叶，皆結以思。

總聞曰：文王以勤造始，我亦當以勤受成。初言繹，推而廣之，故曰敷。再言繹，敷之不足盡，故曰於。說文繹，抽絲也。絲細也。長也。漸抽漸出也。不當作陳思辭也。作辭則有餘味。作惟則既云繹，又云思。印覺語繁而意枯，上時辭也。於辭也，中存一繹字，有咏歎淫液之勢。此則在人會意也。

般一章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題如賚。于詩無見。亦是推衍武成之文。末云垂拱而天下治。卽有樂意。此詩處頌之終。故以處武成之終者倣之。雖不失爲師經。然亦用意太過也。

聞音曰：此詩叶音，皆在末語上一字。恐是其音如此。通稱三字。單稱一字。於皇時者，周也。陟其高者，山也。墮山喬者，嶽也。允猶翕者，河也。高與喬叶，翕旁紐作熙。熙與前時後之叶，敷天之者下也。裒時之者對也。時周之者，命也。以之相叶，古人皆不徒然。雖其音不可得而聞，然搜辭尋音，未至于害義悖理，特好古之過爾。

總聞曰尙恐天下未習周號也初曰是爲周末曰是爲周初末相應庶天下知今代之爲周非故商也前詩亦曰時周之命蓋我知天下爲周而再三繹之勿使其復爲商也兩言時周之命一謂己一謂人也善哉孟子之言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經世武王克商己卯以武庚守商都而續之庚辰以管叔蔡叔霍叔分商畿爲三而監之八年丙戌而同叛又三年戊子而乃平又三年庚寅以西周去關東之遠也又營東周又二年壬辰成周既成而周公分政成周東郊又五年丙申君陳繼之又二十九年癸亥畢公繼之又二十六年而康王崩昭王立其後不復詳見此事書陳其迹詩陳其意則商周之際雖遠而可想見也

詩總聞卷二十

魯頌

駉四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驥有皇。有驘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驥有駸。有駢有駢。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驥有駱。有駢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駶有駟。有驥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思皆辭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自發此辭。非引此語也。或用此語亦可。蓋辭韻雖不同。而意故在也邪。詳余切。與徐除同。邪。羊諸切。與餘余同。二字相通緩也邪。徐嗟切。與斜淵同。不正也。審爾。三字皆從牙入麻韻亦可。三字皆同。余入魚韻亦可。孔子雖引魚韻之詩。自入麻字之意也。思與邪同。雖引語辭之詩。自入思維之意也。蘇氏有思皆邪。無思則土木也。當何以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此孔子之所盡心也。此是否固未論。又曰孔子于詩。其有會于吾心。此則甚善。旣會心。不逆所從來。亦不追所從往。自是吾心有見。非干詩也。聖賢引詩多然。而此猶足以令人起意也。

聞音曰。馬滿補切。野上與切者。掌與切。彭鋪郎切。才斯西切。繹弋灼切。斁謾孤切。邪詳余切。

聞字曰戰馬用牡不用牝惡亂而難整也此當是習戰待敵或改作牧恐非十六種馬惟魚、皇、黃、雒無旁從集韻馬二目白曰驥黃與皇雒與駱相犯集韻馬黃白曰驥或從驥白色黑髦尾曰駝或作雒但不言其少異安在詩必不同章重出也凡物未有不從其本類者詩偶省文其他字畫多然

聞跡曰毛氏垌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案爾雅·野外謂之牧·牧此有脫文·野外曰林林外曰垌鄭氏牧

于垌野辟民居與良田也禮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此說甚善說文駢牧馬苑也引此在

垌之野則是上下駢字同也恐許氏不若毛鄭氏之長

總聞曰山北山西山東之馬皆良東產下于西西產下于北惟南最下僖公東馬從事于荆舒淮夷之間宜乎得志也

有駢三章

有駢有駢駢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鶩鶩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駢有駢駢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鶩鶩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乘黃趨公所也明明白夙及夜然未暗也振鶩下鶩將宿晚之候也言舞正歡之時也乘牡亦趨公所也飲酒自夙及夜然尚飲也振鶩飛鶩將起曉之候也言歸已闌之時也

有駢有駢駢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載燕又燕也前二章一會也此一章一會也記前後早晚前已以鶩于下于飛言之記歡情始末前已

以醉言舞言歸言之至是則以頌禱之情結之前二章所言此亦有此一章所言前亦有互相備也特頌禱最爲至情故以爲結辭

聞音曰明謨郎切下後五切牡莫後切駢呼縣切有羽軌切

總聞曰頌禱之辭多言福言祿而此獨言豐年自今以始言昔多無年也春秋自莊閔至僖十餘年之閒莊二十五年大水二十七年無麥禾二十九年有蠶僖二年三年冬春夏不雨此詩當此年以後也蓋自隱公弑于羽父桓公弑于彭生莊公雖免于叔牙而公子般公子開卒不克免于慶父至是僖公得季友之力加奚斯之助除慶父之逼同經患難共享安平其情豈比于經常之君臣故此夙夜在公其禮亦非經常之燕饗也

泮水八章

思樂泮水薄采其蘋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藐藐館本案·蕡蕡一作箠·此從注疏本·鸞聲噭噭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蕘魯侯戾止其馬蹠蹠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旣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魯侯將至則喜泮水。魯侯已至則喜。魯侯變思樂而言。穆穆明明變泮水而言。魯侯變戾止而言明德。人情漸變。物情漸更。故詩人措下原本案。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謳。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鶗。集于泮林。食我桑黌。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聞訓曰。觩。弓弦急也。搜。矢聲發也。今曠野廣場。聞發矢有此聲。博寬也。鄭氏改博作傅。蓋欲叶數音。杜

又欲叶逆音。遇叶獲音。護今不改自叶。宜從吳氏。

聞物曰。茆蕡菜也。與芹藻皆泮水所產。采此以爲飲酒之菹。此物多在陂澤。可見在郊。

總聞曰。禮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禴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古之所謂學者。君臣上下會集。禮樂刑政發施之所在。朝所與見者寡。在學所與見者衆。辟廡學之兩所。泮亦學之一所。其他先世之別廟。先臣之別位。以至射圃。宣榭。無所不有。可以祭祀。可以燕饗。可以刑賞。可以游觀。故靈臺有臺。有囿。有沼。有辟。有甌。故此會集之廣所也。古器有在辟宮。有在甌位。有在下保甌。有在西宮。烹亦甌也。而振鶯亦有西甌。禮既辟甌泮水。分配天子諸侯。則其泮水者。亦不一所也。古器有在和宮。亦是甌之異名。又在寒栗。亦是辟之異名。寒栗猶辟易此肅意也。泮水當是泮意。判渙猶剖斷。亦辟意也。僖公當時偶于學在泮。故因以得傳。其他所在不可得而

攷也說文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其爲鄉射之宮則未可知至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則附會半水之意未必然也凡事從半皆剖散之意集韻判分也泮釋也泮胖廣也迷去也泮弃也駢行也自許氏之前鄭氏固已言築土雖水圓如璧築土安能渟水特附合雖意而不知其不可也泮言半也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東門自南通北西門自南通北則迴環皆水非半水也許氏知其不安故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凡宮室面南背北今自南而西皆水自東而北爲牆乃不成宮室字形宮明在前南也暗在後北也室通在前南也塞在後北也圓水猶之可也半水未可信之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書傳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國愈大則郊愈闊學愈寬後世所謂學者特其間論一二事略倣其大概而全非其本意養老一事又已不存其餘制度文物皆不復可推雖然又何獨此而已

闕宮十三章案闕宮舊爲八章下當有闕章今佚

闕宮有旛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穆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敷商之旅

詩蓋以作岐爲興周之基未有以居岐爲翦商之始也易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

山六四非尊位而自此享也。闕宮所奉者婦人。略舉其大者一人曰姜嫄。其太姜太任太姒皆在也。先祖略舉其大者四人曰后稷、太王、文、武。其公劉、王季皆在也。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叔父亦有功也。所謂克咸咸同也。其下太山梁甫山。在今奉符縣。鳧山繹山。在今鄒縣。皆在兗州。龜山在沂州。徐在徐州。鄒山記曰徂徠在梁甫山多松柏。梁甫新甫也。闕宮又略舉所奉者二人曰周公。魯公。其莊公皆在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族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辟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自天下言之。以后稷爲宗。自后稷以下皆在。自一國言之。以周公爲宗。自周公以下皆在。朱氏闕宮魯之羣廟。會其天下。天謂始。一國所謂始。凡與同姓悉皆同宇。其實私祭之公所也。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學將毛魚哉羹。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謂飲福受胙也。故頌禱僖公見下。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此詩稱六俾。凡三節。一節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二節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三節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此所舉之壽皆以朋而來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畢祭凡與祭者禱主人之福自熾昌壽臧以下是也頤主人之功自公車朱英以下是也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作朋之福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俾爾昌而熾以下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莫敢承之功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泰山巖巖以下是也

保有鳬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俾爾之福猶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天錫公純嘏以下是也毛氏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許許田也魯

朝宿之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引魯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又引田文食邑于薛皇覽孟嘗家在魯國

薛城案家當作冢皇覽語裴駟史記集解引之引此以鄭氏爲證索隱亦以嘗非謚乃邑又引此以鄭氏爲證然常氏

地譜以爲其地未見鄭氏亦以爲所由未聞亦意之也或謂堂父在沂州當是音字皆轉長清在齊州長白山長城在淄州當是字轉恐此常只當如魯邦是常之常蓋其邦常居曲阜是也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左氏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庚寅我入祊而未有也桓元年鄭

伯以璧假許田。當是以祊未成。又以璧求乃許。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左氏結祊成也。則是許爲鄭得計。僖公復取之也。杜氏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因立周公別廟。鄭桓公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待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言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豈有始祖別廟人主賜邑。而欲以易他人湯沐之地。可謂魯之大恥。不知僖公于何年復之。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六年公會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魯以鄭逃盟而伐之。楚以諸侯伐鄭。而圍許以救之。許遂歸楚。當是此時。乘鄭間。魯楚伐許。因而遂復取許田也。妻也。母也。當是存者也。其亡者皆入近廟。其存者頌禱主人之餘。則皆及之。大夫庶士。則羣臣皆在也。邦國是有。則舉國凡民亦在也。所謂既多受祉也。黃髮兒齒。蓋妻母外族也。君民闔境也。皆有此壽徵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烏。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此廟卽閟宮也。近於正寢。故知閟宮者私祭之公所也。毛氏新廟閔公廟也。閔公無功德。又兄弟自無由別立廟。鄭氏新廟姜嫄廟也。姜嫄雖有功德。然外姓亦無由作始廟。蓋后稷以下普廟也。姜嫄爲首者。記后稷所由生也。奚斯督工庀事之官。鄭氏教護屬功課章程是也。班氏兩都賦。奚斯頌魯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僖非也。賈氏以誤指作詩主名。館本案下原本缺此

那四章

猗與那與置我鞞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初則置鞞鼓未用旣而奏鞞鼓蓋衆樂已作鞞鼓所以節樂者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鞞鼓淵淵疈疈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

次鞞鼓管磬竝奏奏進也假升也前奏鼓奏作樂也此奏假奏升堂也謂奠神也二燔幣有先也謂畢事也三受胙均享也謂飲福也開其夷憚之容述其溫恭之職執事有勞而助祭有能也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奔

次鼓鐘萬舞竝奏奔萬舞之狀也

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鄭氏太古有此助祭之禮恐非謂樂之節奏祭之次第自古作此非今創爲古民人通用先民卽是古
人自唐諱民始更改參錯後有復者有不復者詩兩稱先命此古語也一稱先人不知舊語如此爲後
復改如此或謂宜民宜人當作宜民宜民蓋重言之後一改一不改王氏在政和中欲改年作宜民或
難王氏以宜民宜人今但取半語非是王氏以重言爲對然卒不用也王氏最博古多藏書其所見必
有自來也

聞音曰淵於巾切斂弋灼切奔弋灼切客克各切懌弋灼切昔息約切夕祥龠切
聞章曰舊一章今爲四章。

聞字曰庸或作鏞古字亦通用。

總聞曰以下皆商時商廟所用也舊說用于成周之廟曰周用六代之樂也又說用于微子之國曰二王之後得自用先代之樂也識者更詳。

烈祖五章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饗假無言時靡有爭前詩聲也所言皆音樂此詩臭也所言皆飲食也商尚聲亦尚臭二詩當是各一節那奏聲之詩此薦臭之詩也商尚聲故以樂居先。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鵠

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聞音曰衡戶郎切饗虛良切

聞章曰舊一章今爲五章。

總聞曰此皆祀湯也故皆曰烈祖序者以那爲祀成湯以此爲祀中宗鄭氏引及爾斯所附合及汝之

此所汝中宗也不知何以見之自湯而下皆可以爲及汝皆可以爲斯所而獨歸中宗何也豈非以玄鳥爲武丁在那玄鳥之間未有所歸而湯之後高宗之前中宗盤庚爲賢中宗旣在盤庚之前而桑穀變災爲祥可合自天降康之文今觀烈祖旣同辭猶與那與嗟嗟又同意而綏我思成實我思成小異大同顧予蒸嘗湯孫之將全同不獨出于一時亦出于一人也

玄鳥四章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城彼四方

玄鳥紀節而紀節之間又自有說禮仲春玄鳥至以是祠高媒當是此年玄鳥至而有字次年玄鳥至而生契是十三月而始誕也故知其有天命吞卵之事不惟誕又且獮漢高猶龍種商契乃燕種乎識者更詳帝謂鑿也鑿居毫後自契八遷至湯而復居毫故書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帝告當是言帝命之意釐沃當是言正域四方之意孔氏釐治沃土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旂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商都近河言來者如河也何不足爲數言何止百祿也鄭氏以河爲何以何爲荷毛氏任也鄭氏擔拒天之多福皆荷意也所不可曉

聞音曰有羽軌切殆養里切勝書悉切海虎獵切祈宜隔句相叶河何亦隔句相叶
聞訓曰景集韻光也當讀如汎汎其景之景水光也員集韻語辭也鄭氏古文作云
聞章曰舊一章今分四章

總聞曰此高宗之子孫祀成湯者也祀高宗在下

長發七章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止外大國是疆幅隕旣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娀契母也帝謂舜也所立之人子姓所生之地商邑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玄鳥至而生紀時稱玄王商旣有天下之後不追謚而追稱如武成惟先王建邦啓土孔氏
謂后稷也自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最盛者有此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

自相土而下昌居曹圉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事夏不敢違命至湯而曰天乙是與帝齊
有代君之德偏上之勢此帝桀有夏臺之囚如商紂有羑里之錮皆寢鄰于大位故致疑也降生也屈
氏惟庚寅吾以降自湯之生則天時人事甚疾而不遲也聖也敬也隨日而升而湯格天甚緩事天甚
嚴夏帝使爲表式于天下則時已至也孔氏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與文王西伯之事相同也葛伯不

祀湯始征之與文王伐崇之事相同也。經世丁丑，湯卽諸侯位，卽方伯也。戊寅，成湯征葛，始專征也。上帝天也。帝君也。夏商皆稱帝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綏旋。何天之休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懸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韙旣伐昆吾夏桀。前詩先言武湯次曰武王此又曰武王大率湯以武爲盛卽其盛者相承爲常稱雖非謚亦習呼也。朱氏苞夏桀也。蘖章也。顧也。昆吾也。甚善。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承上苞蘖爲辭。言湯爲蘖在苞蘖之中。苞覆于上。蘖攻于下。可謂不安。夏書伊尹去毫適夏。孔氏進于桀也。旣醜有夏。復歸于毫。孔氏不能用賢。復退還也。經世乙卯薦伊尹于夏王壬午。伊尹歸毫。降于卿士者此也。乙未伊尹相湯伐桀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者此也。

聞音曰。共居容切。厖莫紅切。若欲平叶。則六句皆叶龍。若欲仄叶。則六句皆叶動。三平三仄亦可。但與上不類。蘖魚割切。衡戶郎切。

總聞曰。此詩之體全與大明相符。古人文章亦有所祖述。不苟作也。

殷武六章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殷武商武丁也。成湯號武王。其後二十九主。以武爲號者二人。武丁得聲至高。武乙得禍至大。最後武
庚續商祀。亦不令終。大率在商周。以文武爲極稱。而商爲至嚴。觀死生禍福之際。則天心人心。曾何異
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西北夷強。東南夷弱。言西北尚爾。東南當如何。敕之辭也。易旣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象曰。憊也。未
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雖不言高宗實高宗也。象曰。志行也。商有虎方。彝博古虎方。鬼方也。
楚人好鬼。故曰鬼方。虎在東北。則非南也。易與詩相應。虎方之彝容有差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在禹。荆楚屬荊州。汝乃我王土。所有循歲事來朝王。則我不汝禍。不汝過。保田業不解散也。不然。汝豈
得安也。敕之辭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僭濫怠遑。無此三過。則命汝有邦。與封建同福。不然。不得我命。汝何以自立。又敕之辭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此高宗子孫祀武丁。謝之辭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司馬氏武丁沒祖庚立祖己嘉祥雉之德立廟爲高宗雉是災非祥稱宗不爲此也然既尊爲高宗則立廟審也當是此寢

聞音曰享虛良切解古義切音係適丁歷切音的旁紐作丁計切音地叶係集韻嚴魚銜切濫盧甘切此作一叶國越逼切福筆力切此作一叶吳氏不必以嚴作莊避漢諱而改

聞句曰左氏魯哀五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以多福比今詩少一句更三字杜氏無“辭”又魯襄二十六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比今本相同杜氏亦無他辭則春秋之時所傳已有差舛大率左氏所引多與今本異同特在圓機以情以理推之而已

聞跡曰景山在澶州與定之方中景山同

總聞曰首舉湯以爲辭湯之威德入人之心甚深後世不無憑藉也如周之子孫舉事多稱文武

詩總聞原跋

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橫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臨州貳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迺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來此。公餘因取讀之。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于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詩人之意于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趣使鐫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于世。後學之幸也。淳祐癸卯季冬上澣吳興陳日強書于富川郡齋。

詩總聞識後

昔黃東發說詩。朱呂二家外。惟取雪山王氏。知其書在宋時傳習者衆。而明以來未見專刻。今素園先生重梓聚珍板本。以廣其傳。余任校讎之役。間有是正識於下方。亦有知其有誤。而無可覈定者。如曹風鳲鳩其弁伊騏。注云。說文騏作琪。攷今說文未嘗引此句。惟縛字下引詩縕衣縛巾。俗本說文。縛從界聲。誤今從段氏說。乃鄭風出其東門之文。而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鄭君琪讀綦。引詩其弁伊綦。陸氏釋文。琪本亦作琪。蓋縛是正字。縛弁縛衣皆當作此體。綦乃或體。騏琪。皆假借字也。然則雪山此文。或援周官之琪。而傳本誤爲說文邪。抑當時所見許書。別有引鳴鳩句。而今本佚之邪。小雅四月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注疏本作爰其適歸。朱子集傳元時刊本亦作爰。注云。家語作奚。未知何時妄改本文。直作奚字。雪山登第。稍後於朱子著書。亦稍後故。如魯頌闕宮。商頌苞有三蘖。皆引朱子之說。此或同於朱子作奚。然注中何以不言。竊疑是本錄自永樂大典。或當時專宗朱子之學。胡廣等輒依集傳徑改經文如此邪。皆不可攷矣。校書之難。前人謂非劉向揚雄弗克任也。末學膚受。所可自勉者。惟不輕改本文耳。是書又更無他本可校。故此類悉仍其舊。旣竣事。略識其意。以質大雅。

道光丙午黃鍾之月嘉興錢儀吉

